

历史影像



青纱帐里的八路军骑兵团1938年秋季反攻。



1940年，八路军攻克敌人碉堡后将其摧毁。



1944年8月，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攻克利津县城。



1944年8月23日《解放日报》头版报道八路军渤海军区解放利津县城。

## 周末人物 不忘初心

周贯五轻抚着张玉桂，眼里盈满泪水。大女儿、二女儿、三女儿都在冀鲁边区辗转战斗中夭折。他昂头看着远方，孩子们那稚嫩的面容在脑海里浮现，悲痛的心情难以言说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抑地愤怒地低吼：“三个娃呀！我们的三个娃呀！”

# 将军泪

朱殿封



周贯五与爱人张玉桂。

4月清明，华北沃野遍地葱茏。冀鲁边区抗日老战士后代一行20余人“重走父辈路，寻根冀鲁边”，来到河北省盐山县、山东省乐陵市等地祭奠先烈。睹物思人，周贯五将军的长子张隆裕感慨万千，他神情凝重地说：“抗战期间，我的三个姐姐都夭折在这片土地上。”他的话把一行人的思绪带回烽火当年。

风高，夜黑，天幕无星。一座土屋里，结了灯花的豆油灯下，八路军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焦虑地来回踱着步子。

白天他得到消息，妻子张玉桂和刚出生3个多月的三女儿，还有岳母杨胜香，被驻扎无棣县的国民党顽军张子良手下逮捕。

周贯五心里默默念叨：“玉桂，你要挺住，照顾好母亲和孩子，我一定设法尽快把你们救出来。”他联想到大女儿、二女儿，一阵揪心的疼痛撕扯着他的心房。

1940年5月，周贯五和张玉桂结婚，他时任八路军115师教导六旅和冀鲁边军区政委，张玉桂任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长。1941年5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。夫妻俩瞅着可爱的小囡，喜悦之心情不免有些沉重。

此时，日本鬼子对冀鲁边区采取“铁路为柱，公路为链，洪沟为墙，碉堡为锁”的“囚笼”战略。在各村推行保甲制，颁发“良民证”，暗伏汉奸特务。村民出入须经过卡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里面的人出不去。全边区进入最黑暗、最残酷、最艰难的岁月。八路军战士不是打得敌人溃逃，就是被敌人追得狂跑，部队里没带过孩子。

张玉桂的娘家在庆云县常家镇常家村，父亲1938年病逝，母亲健在，把孩子交给母亲照料最安心。但不行，因为敌人知道张玉桂参加了八路军，在到处抓她。周贯五夫妻俩权衡再三，将孩子送到庆云县城附近村庄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里寄养。

老乡夫妇对孩子视如己出。转眼女儿啾啾学语了。战斗间隙，张玉桂几次悄悄去看望女儿，有时带上几个鸡蛋，有时带包红糖、玉米糖，实在没有食物拿时便给孩子采一束野花。起初，女儿怯生生地看着她，她把糖塞到女儿手里，送进女儿嘴里，哄逗女儿。女儿聪明伶俐，“咯咯”笑起来粉嫩的脸蛋上现出一对酒窝儿。每当这时，张玉桂的心都要化了，一股母爱热流涌上心头。

1941年底的一天，鬼子突然进村了。女儿那几天正患麻疹，发高烧。老乡夫妇清楚，这时候孩子最怕着风。情急中，老乡夫妇用褥子将女儿裹严实，同乡亲们一起拼命往外跑。

几天后，周贯五和张玉桂去看女儿。老乡夫妇一见到他俩“嗷”的一声哭了：“首长，大妹妹，对不住啊！我们没把孩子照顾好呀，孩子死了。”原来，旷野里寒风肆虐，孩子还是着了风，疹子发不出来，孩子高烧成肺炎，第三天断气了。老乡夫妇把他俩领到埋孩子的坟前，忍不住又哭起来。

周贯五、张玉桂痛彻心肠，当着老乡面他们不能哭泣，担心加重老乡心里的愧疚。他俩安慰老乡：“这不是你们的过错，是日本鬼子要亡我们的国，灭我们的种，小鬼子是真正的‘夺命鬼’！”

走出村子，张玉桂伏在周贯五的肩头放声大哭，周贯五静静地淌着眼泪。片刻，他疼爱地对张玉桂说：“别哭坏身子，当心再伤了肚子里的孩子。”此时张玉桂身怀六甲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玉桂无数次和后来养育的儿女们说起他们的大姐，语气里饱含无尽的思念。日伪军大“扫荡”拧螺丝般一扣紧一扣，八路军不停地跳圈突围，摆脱敌人的追剿。张玉桂随部队行动，怀孕七八个月时，她在奔跑中伤了胎气，二女儿早产夭折了。周贯五、张玉桂收起眼泪，全身心投入抗战。

眼下，周贯五多么想即刻去营救亲人，可是此时，冀鲁边和清河两个战略区刚合并为渤海军区，他改任军区政治部主任。军区研究决定在青纱帐起来后，对渤海区境内的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。政治动员、组织准备、军事训练正在紧张进行。周贯五据情判断，张子良虽然暗里与日寇勾结，但他也惧怕八路军威力，一时不敢立即杀害张玉桂。只是，她娘在遭罪了。

张玉桂是在从渤海区返回冀鲁边区家乡路上被国民党顽军抓住的。



周贯五(1902—1987)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、无产阶级革命家、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、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。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

左图为周贯五(摄于1945年至1947年间)。

1943年2月初，周贯五前往鲁南山东分局参加5年工作总结会议，张玉桂随同前往。6月30日，冯冠奎等11个匪徒在新海县(现为黄骅市)大赵村枪杀了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等同志，之后确认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，边区抗战形势经受严峻考验。

8月初的一天晚上，罗荣桓、肖华把周贯五叫到师部。罗荣桓对他说：“贯五同志，师党委本来打算会议结束后派你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，现在，考虑到边区还有大量的工作，决定让你回去担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兼政委。你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
周贯五干脆地说：“服从师部安排，听到边区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心里真急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把原在边区待过的干部多带几个回去。”往事如昨。周贯五眼前又浮现出黄骅那消瘦的面容。那天，他在肖华宿舍舍同黄骅等同志被杀害的电报，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，眼前一片混沌，屋子里的一切在旋转，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。他想起动身来鲁南开会的前一天晚上，黄骅坐在他屋里一个劲地抽旱烟忧心忡忡的神情；想起第二天临时时黄骅为他牵马依依不舍的样子；想起走出很远回头再看，黄骅还伫立在苍茫暮色里，使劲向他挥手的情形；想起长征中一同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又一起在冀鲁边区指挥战斗一年多的经历……

数日里，周贯五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。他心痛啊！他心疼战友黄骅牺牲，心疼这片根据地因内部叛徒遭到破坏。从1938年至今，周贯五率领教导六旅和冀鲁边军区八路军，在这片土地上同日伪军战斗了5年多。

周贯五忘不了：敌人封锁、“扫荡”，使得他们时常进不得村庄，他和战士们吃野菜、草根、树皮充饥，睡在庄稼地、坟堆、河沟茅草丛里也要一夜转换几个地方。战士们累极、困极，倒头即睡，哨兵手里拿着一根绳子，将另一头拴在指挥员的脚上，一发现敌情便拉绳子报告。

天寒地冻，有的战士将两块狗皮一块贴在前胸，一块贴在后背“狗皮宿营”。战士两人一对“通腿睡”，都解开棉袄扣子，互相把对方的腿脚搭在自己怀里抱紧，再系上扣子，谁要想翻身得等到对方醒来一起翻。战士们虽苦乐观：“我们白天开展游击战争，晚上开始游击睡觉。”

周贯五忘不了：风沙、暴雨、酷寒，与敌人的追杀、血战比起来已算不得大困难。仅1942年秋冬季4个月里，他们与敌人战斗269次，平均一天打两仗多，部队伤亡很大。1943年2月，三地委、三分区机关在庆云县泇水王村被敌人包围，司令员杨承德在战斗中牺牲。有8名干部战士退到小田家村的一个农户院里抵抗，敌人包围了院子，他们撤进屋里。8人仅剩

16颗子弹了，那位干部镇定地说：“同志们，为抗战而流血是无上光荣的！现在每人分两颗，一颗消灭敌人，另一颗留给自己。”

敌人跳进院子。门后、窗口一阵枪响，几个敌人惨叫跌倒地上。那位干部又镇定地问：“大家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准备好了！”他们高喊：“祖国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”开枪自尽。

周贯五忘不了：有一次住在乐陵县(现为市)一个村子外的野地里，淋了雨，发起高烧。中午警卫员周德保送来两个“擀面筒”(高粱面窝头)，咬一口梆硬苦涩，怎么也咽不下去。小周看了急得落泪，悄悄跟通信员侯延江商量给他改善伙食。

小侯想了想说：“擀面条吧，面条吃着软和，咽着滑溜。”两人把高粱面放进钢盔里兑水揉成面团，小周卷起裤腿，拿自己的大腿当面板。他在大腿上搓出一根根筷子粗细的面条。他吃了两大碗。那顿面条啊，让他记了一辈子。

周贯五告诉张玉桂要返回冀鲁边区，她说：“我跟你一起回去。”周贯五说：“情况紧急，风餐露宿，你有身孕，经不住长途颠簸，待孩子出生后再走吧。”

1944年2月，张玉桂带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起程。路上行军快，又遇风雪，她到达渤海区后身体不适，患上眼疾，组织决定让她回老家休养。日夜思念母亲的母亲得到消息，巴不得立刻见到她，想到女儿带病抱着孩子徒步辛苦，便雇了两个农民推着太平车前去迎接。5月6日，母女二人走到盐山县郭家桥(现属海兴县)时，遇上前一天刚驻扎这里的张子良顽军，将她们抓到营部。

### 三

敌营长对张玉桂母女俩分别连审三次，问她们是不是八路军的家属，从哪里来，上哪儿去？母女俩回答一样：“不是。从老鸱嘴来，眼看麦子熟了，回家收麦子。”

敌营长把两个推车人叫来。推车人指认说：“她姓常，是常家村人，她丈夫当指导员。”

张玉桂说：“我丈夫是给人家卖货的小商店当指导员。”

第二天，敌人把张玉桂娘押往无棣县信义城(现为信义镇)的顽军司令部，路上遇见叛徒杨铮候。张玉桂知道身份瞒不住了，她对母亲说：“娘，咱要是屈服了，违背我的志向，对不起贯五，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。我要是死了，你若能出去，就抱上孩子去找贯五。”

娘说：“孩子，应该死就去死，不要牵挂我。要是咱任一块死，娘也不怕。我要是出去了，就找贯五和八路军给你报仇。”

他哥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冯玉祥部队当营长(一说团长)战死，父亲更是把报国希望寄托在她身上。她父亲参加过抗战，抗捐和1934年春天共产党人刘格平等人领导的马颊河大罢工。九一八事变后，父亲在当地组织起4000多人的义勇军，国民党地方当局闻讯取缔，父亲由此气病。

耳濡目染，张玉桂崇尚英雄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重病的父亲把她叫到床前说：“日本鬼子打来了，国家用人，你要效花木兰替父从军，抗日杀敌。”她离家那天，母亲送出三里地，嘱咐说：“去吧，什么也不要想。在队伍上打鬼子比在家里强。”临别，张玉桂把仅有的5个铜板留给母亲。

张玉桂更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。1930年她考入河北省泊镇省立第九师范学校，学校里共产党活动活跃。她参加校内文学研究会，接受了许多新思想，参加师生组织的救亡运动。1931年夏季的一天，她听一个保皇党同学说国民党要来学校抓共产党人，她知道范普权是共产党员，拉着那位同学找到范普权说：“听说有人要来学校抓共产党，我害怕，想回家，你能帮着雇辆车吗？”将消息巧妙地通知了范普权。

1937年11月，张玉桂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和救国军(后改编为第31支队、六支队)，同年12月由范普权介绍加入共产党。

敌人把她们关进一座屋子。天黑时，张子良提审张玉桂，把孩子交给母亲，抱着必死的决心走进审问室，往那里一站说：“我就是周贯五的老婆，被你们的人抓来，我不随军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张子良命人把她绑在凳子上：“再不说，给你上刑！”

张玉桂两眼狠狠地瞪着张子良：“上吧，我不是孬种！”

敌人没有给张玉桂动刑。张子良拍着桌子说：“把你关上队长队房。”

于中孚老鼠似的溜进来，讨好着张子良说：“她是我的表妹，把她交给我，由我教育她吧。”张子良不肯，于中孚再三请求，便答应了他。于中孚是张玉桂父亲的姑表嫂的儿子，因为这层关系，她对他抱有一分希望。娘仁来到城外于中孚家，他说：“我和司令说了，你是受周贯五欺骗才和他结婚。你只要登报声明和周贯五离婚，或者给他写信离婚，骂八路军，就放了你。”张玉桂听了破口大骂于中孚。于中孚说：“要不我替你写也行。”

张玉桂冷笑道：“你休想！贯五为了中华民族流血拼命，忠心耿耿，他又光荣又伟大，在我心里至高无上，哪个人也比不上他。”

第二天，于中孚把她送往一处民房住，派人监视。第四天，于中孚送来2000块钱，说是张司令送她的。张玉桂气愤地说：“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！”把钱扔在地上。

张玉桂起初以绝食抗争。期间她想到死去的两个女儿，牺牲的战友，转念想，我不能这样死，要设法逃出魔掌。于是，她明里绝食给敌人看，暗中房东给她做面条，买食物，送瓜果吃。张子良的一个勤务员叫范玉珂，曾在第31支队第二路当排长，他也偷偷给她送吃的，把知道的一些敌我情况告诉她。

张玉桂于于中孚口中得知，敌人要去逮捕她老家邻村参加过教会的刘凤程，她和母亲商定，向张子良要求让母亲把孩子送回老家寄养，借机给刘凤程报信。张子良答应。母亲给刘凤程报信、送孩子返回来，要和女儿共生死。母亲一段高粱秧中间掏空，塞进半截铅笔，外面缠上线，把几张纸缝在鞋帮里带出去。张玉桂给军区首长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出去，表示绝不叛变。

之后，于中孚派来一个神父劝降，神父说八路军是叛国。张玉桂质问他说：“八路军抗日是叛国，汉奸伪军帮着鬼子灭亡自己的国家不是叛国？你告诉他们死心吧，我不会变节的！”神父灰溜溜地走了。

### 四

数日后，敌人开大会，于中孚让张玉桂去听张子良讲话。张玉桂看出这是敌人的圈套。如果她去听讲话，人们便会以为她叛变了。她不去，两个顽军推搡着她往外走，她挣扎着回来。顽军把她扶到一头毛驴上，她就往东栽，顽军强行把她架到车上拉走。张玉桂想，到了会场上我就喊：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，蒋介石是不抗日的，汉奸伪军是帮着日寇灭亡中国的！

她的抵抗拖延了时间，到了那里散会了。敌人把她带到司令部，张子良让她坐，她不去。张子良大声问话，她不答。张子良说请医生给她看病，吩咐把叛徒刘永生(原冀鲁边军

区卫生部长)叫了进来。张玉桂愤怒地瞪着刘永生，刘永生不由地倒抽凉气后退了两步。张子良请张玉桂吃饭，她不吃。张子良只得把她送回住处。

一天，范玉珂对张玉桂说：“有个叫刘玉臣的人自称是你哥的同学，他来找张子良说，不是杀，就是放，最好是放，要不强行公布她当(顽军)秘书长。真要那样，你虽然没有投降，影响可就很大了，别人谁知道真假呢，你就回不去了。你得赶快想法跑。”

张玉桂向他问清敌人岗哨布置情况。第二天趁敌人出操，她和母亲逃出村，在路口分手走，被一个卖油人遇见，卖油人报告给于中孚的老婆，张玉桂拖着病体一上午只走出三四里路，敌人把她和逃出9里地的母亲追了回来，关押两处。敌人对母亲吊打，打得浑身青肿，点燃香火烧母亲的腋窝，熬窝烧烂了。母亲刚强不屈，什么也不说。三天后，把她们押送到原来住的房子，加了双岗。

那天，美国飞机在信义城上空盘旋，张子良表情害怕地走进来说：“美机这次是侦察没扔炸弹，保不准下次不扔，我们都不敢在城里住了。我既然不杀你，也不想让你被炸死。母亲刚强不屈，什么也不说。三天后，把你们押到哪里送？”张玉桂说：“我不知道部队在哪里，你要真放我，就住我家送吧。”

第二天(1944年7月11日)，张子良果然派了一辆大车送她们走。张玉桂以为敌人去活埋她们，到了胡家店才相信是真的。下车后走了10多里路回到家里，这时有人送来渤海军区首长的信，她看后仍交给送信人，怀疑是张子良在耍鬼花招，会不会派人暗杀她们？于是夜里睡到别人的房顶上。第二天投奔与刘凤程的人取得联系，然后找到一军分区，随军到了垦利县。张玉桂见到军区首长告知，军区获知她被捕，首长们经过反复商议，决定由杨国夫司令员先给张子良写一封信。信中痛斥张子良的行径，要求他马上释放张玉桂。张子良说，如果不将张玉桂放回，就坚决消灭他们。庆云县的党组织也通过关系做张子良的工作。

张子良起初犹豫，他虽然暗通鬼子，骨子里反共，但他也看出鬼子正在走向末路，八路军越战越强，此时不敢跟八路军彻底撕破脸皮。特别是张玉桂乃周贯五的妻子，冀鲁边区谁人不知，抗战五六年来，是周贯五率领八路军与人民同仇敌忾，奋勇杀敌。他要是把张玉桂杀了，或者张玉桂在他那里期间有个好歹，八路军岂能善罢甘休。况且近日听说八路军正在集结，要攻打利津、滨县等地，他害怕八路军指东打西先端了他的老窝，不得已释放了张玉桂。张玉桂这才明白，难怪敌人没给她用刑呢。

张玉桂与周贯五在渤海军区驻地久别重逢。周贯五看着病弱的妻子百感交集，温情地说：“让你们受罪了。母亲可好？”

“孩子呢？留在家由母亲看着了？”

张玉桂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，哽咽着说：“贯五、咱们的三儿子也没了。”

周贯五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他急切地拿眼神询问张玉桂。

张玉桂被抓后，她在关押期间进行绝食斗争，因而奶水回奶(断了)，孩子没有奶吃，严重营养不良，加上颠沛流离，时受惊吓，她们被释放不久，孩子死了。

周贯五轻抚着张玉桂，眼里盈满泪水。他昂头看着远方，大女儿、二女儿、三女儿……一个个稚嫩的面容在脑海里浮现，悲痛的心情难以言说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抑地愤怒地低吼：“三个娃都在冀鲁边区死在与敌人战斗中，三个娃呀！我们的三个娃呀！”

许久，周贯五抑制住悲伤，对张玉桂说：“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啊。自抗战至今，莫说全国，单说咱冀鲁边区，就有无数孩子死在敌人的刀枪下！你看看小周、小侯他们，参加抗日时还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呀。若不是战乱，他们该当是念书、学艺的年龄。为了祖国的千千万万孩子活着，活得好，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我们只有战斗！战斗！”

8月初，渤海区夏季攻势第二阶段作战展开，周贯五告别张玉桂，带着几位科长、干事离开军区，飞马直奔冀鲁边区。

由周贯五指挥收复临邑县城的战斗打响了！